

(三) 妃珍與禧慈

滿清末年存亡關鍵

光緒雖由慈禧一手豢養，自小帶大，可是這一對假母子，在基本性格上卻迥異其趣，大不相同。一般而言之，則慈禧縱侈，光緒尚儉。俗諺有云：「三歲看終生」，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二月十一日，光緒實際年齡五歲，在毓慶宮正式入學，他的啟蒙老師是常熟翁同龢，咸豐六年狀元，就因為他當上光緒的啟蒙師，御書房總師傅，從刑部右侍郎陞任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由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他也曾派在弘德殿行走，教同治皇帝唸書。在十年之內，先後教過兩代皇帝，使他成為慈安、慈禧兩宮太后十分器重的人物。他和光緒之間師生情誼的摯切，尤其被人歎為異數。

剛進書房攻讀不久，光緒便開始流露出他的本性，他非常的好學，連生了病都不肯輟課，使慈安、慈禧喜歡得為之落淚。唸了四個月的書以後，閏五月二十四日，他指着書本中的一個「財」字，突如其來，說了一句少年老成得令人驚詫的話，他說：

「我不喜歡這個。」

接着又自言自語的說道：

「我喜歡那個『儉』字。」

光緒從小崇尚節儉，寡於嗜欲，他的御案破損，不叫人修，桌布白到發黃，也不許換，連往後經常接見外國使臣的文華殿，都是「塵舊不堪，不加塗黝。」他的儉德，於是和慈禧的窮奢極侈形成極鮮明的對照，從而也使這對假母子在性格上極不協調。

慈禧一生最講究生活享受，頂喜歡鋪張排場，清宮建築在當時稱得上天下第一，她猶嫌不夠考究舒服，得在外侮日亟，民窮財盡的年頭，千方百計搜刮三千餘萬兩銀子的巨額款項，給她修建一座金蒸玉鍊，洞天福地的頤和園。光說她所睡的那一張牀，由雕鏤極精的名貴木料所製成，四面牀架子上懸掛大小不一，不計其數的香袋，散發濃郁撲鼻的芬香，其中以她頂心愛的麝香氣味最濃。據說等閒人等不習慣者一臨近她那座香牀則頭暈腦脹，重者尚且當場悶絕，被過度的香味所薰倒。

香牀懸以白色繡花縐紗帳，牀上先鋪厚毛氈，再疊上黃錦緞製的三層厚褥子，褥子上再鋪好幾層棉布、軟綢，色澤鮮麗，五彩斑斕的各色被單，最上面是一層黃緞單，單綉綠雲和金龍花樣，被窩一共是六床，從下而上，整齊疊折，顏色固定的月白、棗紅、綠、淺紅、青和紫。牀頭又推着各式各樣的枕頭，質料不一，色彩各異，所唯一相同的是枕頭套子俱為極品刺綉。但是慈禧平時所慣用的祇有兩只，其一內貯茶葉，因為常年習用可以明目，一只祇得三寸見方，一尺二

慈禧與珍妃

(三)

章君毅

寸長，枕裏盛的是剛剛晒乾的花瓣，枕面上有無數小洞，頭枕其上能够聽到輕微的花瓣舒展聲響。

談到喫，除了宮中特製，各地進貢的奇巧點心，各式菓品不算，即以慈禧頂愛喫的鍋子而言，通常每年中秋以前就開始喫起。大約分爆、烤、涮、煮等多種。尋常百姓家多用牛、羊、豬肉，可是清宮祖制，除了祭祀用的太牢以外，牛肉不准携入宮門。這個規矩慈禧倒是沒敢打破，因此她別出心裁的發明了一種「福祿壽考鍋」，或涮或爆或烤或煮無不相宜。喫這種「福祿壽考鍋」所用的主要材料和器皿如下：

福：雞肉片，或關東野雞肉片。
祿：關東鹿肉片。
壽：羊肉片。

考：黑龍江裏的特產鯉魚片。

爆肉：用北京西山銀絲紅羅炭。

烤肉：用吉林產的松柏枝。

涮肉煮肉：用吉林松柏木燒成的松香炭。

柴炭用的香料：在燒烤涮煮的時候，火苗上得不時添加吉林特產的窩集松子和松塔（松果），有以增加火燄的芬芳。

替慈禧算算收支賬

由此可以想像，每當慈禧要喫鍋子的時期，至少要在十天以前，東三省的各地將軍，各級官吏全得忙於供應上列各物，用最高速度保持其鮮度運到京師備用，這一陣子忙碌，得從立秋忙到開春，一日不敢間斷。由於這是頂要緊的皇差，

苛民擾民在所難免。內務府官員和宮中太監還得照例向進貢者討紅包，慈禧之一「鍋」之費，開銷多少？比起楊貴妃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知是嶺南荔枝來」，後者誠如小巫之見大巫了。

再加上衣着首飾，內外的賞賜，一年三節諸多喜慶佳日，各種儀節的鋪排和佈置，慈禧必定力求其奢，一絲一毫決不從簡。所以但有慈禧老太后在，這清宮之中的開銷，一時一刻，都够叫人聽上老半天，爲之目瞪口呆，舌擡不下的了。

花這麼儘着慈禧一個人信手揮霍，胡天胡帝的賭花浪費還不打緊，問題厥在於晚清貪污納賄之風盛行。在慈禧週圍就有兩個無底洞，給皇宮「當家辦事」的內務府，在總管大臣之下就設有廣儲、會計、掌儀、都虞、慎刑、營造、慶豐七司，和武備、上駟、奉宸三院，外加上滿清宮的大小太監、蘇拉（歸太監所管的聽差），這幫子人都是揩油鬼，吸血蟲，包圍在慈禧左右，上下其手，大刮其龍。慈禧花一兩銀子，就會有多少銀兩落入他們的腰包呢？我們姑且以辦一件營造工程爲例。

凡有清宮的營造工程，必定要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當然得有他們的一批隨員。勘估過後，再派承修大臣監造，承修大臣又要指派監督。譬如採購木料，到領取木價的時候，照例是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他的隨員得半成。兩位大臣衙門裏的書吏再合得一成，經手者又得一成，一萬兩銀子的木料，經過層層剝削，實際到木廠手中的只有兩成半而已。在這兩千五百兩銀子之中，木廠還得預先提出五百

兩，作爲領款時的打點費用。如此說來，一萬兩銀子，充其量不過買到兩千兩銀子的木料。

內務府經辦的採購物件呢，照例，到買主手裏只得十分之一，內務府官員得十分之二三，宮中太監合得十分之六七。諸如戊戌（一八九六）那年，光緒準備到天津閱操，想順便到南苑閱一次兵，臨時增建營房若干，結果是報銷了一百六十萬兩。這一筆工程款項，光是李蓮英一個人，就獨吞了七十萬兩之多。

姑且以一與十，概括清宮中各項開銷的實支與中飽的比例，那麼，自從光緒十五年（一八九九）慈禧歸政，住進頤和園裏去享福以後，平常日期，一天要花費一萬二千兩紋銀，實際上用到慈禧身上的，則至多不過一千二百兩左右。但是每天要花的錢，卻仍是一萬二千兩而斷不可少。僅祇日常用度，一年就得四百三十八萬兩銀子。縱令光緒在宮裏一個子兒也不花，把清廷規定大內的費用，全撥給頤和園供慈禧一個人享受，也是相遠遠甚。同治四年，規定大內費用是一年三十萬兩，同治七年再加三十萬兩，可是不久以後內務府每年都要增列預算二三十萬，光緒十九年戶部曾經奏參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事後內務府堂官果然得了處分。可是未幾光緒便迫不得已的降旨，大內費用每年再添五十萬兩，綜上所計，已達一百二十三十萬兩了，巨耐僅及慈禧遊園之資的四分之一。

慈禧本人，她一年的固定收入是戶部交進銀十八萬兩，另有日常用度每年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外加各種綢緞布匹、米麵薪炭，乃至油鹽醬

(三) 妃珍與禮慈

醋，菜果豆腐。一年過一次生日，再進奉紋銀一萬兩，珍珠六百串，珊瑚六十串，緞紡五十匹。可是，這些收入都是她明路裏來，名正言順的私房錢，除了這筆小財路，她還有賈官鬻爵，營私納賄的大財源，必得在全部額內額外收入之中抽取若干分之一，用以彌補她偌大的虧空，因為還要留存其大部份，作為她的私蓄。以此推算，即可獲知慈禧每年搜刮的金錢，無疑將是天文數字。

西直門外的高老道

慈禧大肆搜刮，斂財自肥的路子，在左右有親信的太監總管李蓮英，在朝廷有掌握大權達十年之久的軍機大臣孫毓汶，甚至於還有高老道高峒元的白雲觀作為營私納賄，打通關節的分店。總其成的當然是李蓮英李總管了。軍機大臣位同宰相，那宰相、太監、道士，三人之間卻由李蓮英為接觸體媒介，具有極其微妙的關係。孫毓汶和李蓮英拜把，高峒元也和李蓮英是義兄弟。高老道在北京西直門外的白雲觀，觀產之富甲天下，他經常入城，南城楊梅竹斜街的萬福居飯莊特地為他闢一個跨院，那兒是他邀宴朝廷權貴之所，誰能和他同席飲宴一次，都視作無上之寵幸。傳說他常以神仙之術「惑」慈禧，而且不時入宮，一住便是幾天。事關宮闈最高密勿，當然難獲實證。不過，高老道曾被慈禧封為「總道教司」，讓他和龍虎山的張天師平行，「仙班秩同」，地位相等，則為不可爭的事實。此外，高老道結交達官顯要，他一送禮，動輒就是大內之物，也

是當時官場盡人皆知的公開秘密。萬福居最膾炙人口的一味鷄丁，名曰「高鷄丁」，烹法亦係高峒元所親授。

李蓮英幼失怙恃，及長落拓不羈，先則私販硝磺，被捕下獄，出獄後改業補鞋匠，這便是他「皮硝李」綽號的由來。他是直隸河間府人，河間本為太監產地，李蓮英迫於生計，走投無路，只好也闖而投之，由他的同鄉太監沈蘭英介紹入宮，充梳頭房太監。等到慈禧前所寵信的大監安得海因擅自出京招搖，被山東巡撫丁寶楨處死，李便以善於揣摩迎合慈禧心理，脫穎而出，一步步的陞到總管。他在宮中和朝廷裡一般的權傾朝野，無惡不作。那營私納賄，聚斂掊克乃是他的專長特技，他在慈禧左右，地位無人可比；他公然和慈禧並坐看戲，慈禧每次見有李蓮英喜歡喫的，必定從嘴邊留下來給他喫，李蓮英過四十歲生日，慈禧御賜珍品，以及蟒緞、福壽等字，「聖眷之隆」和當朝一品大員並無二致。而且內自軍機，外自督撫，無不以能送他一份厚禮為榮。根據外國銀行所作的統計，庚子（一九〇〇）以前他所攬下的一筆天文數字財產，全被八國聯軍搶了個精光。可是從辛丑兩宮回鑾（一九〇一）自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四年間，慈禧薨前，他又已存了英金二百萬鎊，折合白銀一千六百萬兩之多。

孫毓汶家世顯赫，他是體仁閣大學士孫玉庭之孫，浙江巡撫孫寶善之姪，戶部尚書孫瑞珍之子，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狀元孫毓淮之弟，他自己也是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榜

眼，而那一科的狀元正是兩為天子師的翁同龢。孫毓汶到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時，當到了工部左侍郎。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慈禧病重，羣醫束手，那一年她四十七歲，性命垂危。唯有曾經出使英法義比諸國的薛福成之兄薛福辰，診脈後獲悉她「不可告人」之病因，大膽進獻治療流產的藥，幸而將九死一生的慈禧救活轉來。可是此一曖昧之事，宮中總會有所傳聞，連慈安也略略的聽到了些風聲。她特地置酒慶賀慈禧病愈，本着一片好心婉轉諷勸，使慈禧羞慚交集，憤恚不已。但是表面上卻痛哭流涕，彷彿有所悔改，使慈安誤以為她果實衷心感悟，從善如流，於是出示咸豐必要時得宣付諸王大臣賜慈禧死以杜後患的密詔，並且當她的面燒了。這一來反而引起慈禧的妒火中燒，怒不可抑，由而起了殺機。七月初十慈安又度偶染風寒，喫了慈禧送過去的餅，當夜子初暴卒。慈安、慈禧、恭親王奕訢三人「同治」之局，於焉折了一角，變成慈禧和恭親王叔嫂同主朝政。

六爺和兩寡嫂之間

慈禧由兩人秉政進而想要大權獨攬，把她的眼中釘，心頭刺議政王奕訢排出軍機之外，不讓她自己的這一道緊箍咒依然存在。慈禧、慈安在受制於肅順三好的時候，連三母子（外帶同治）的性命都大成問題，幸虧龍官安得海化裝村姑送信出熱河行宮，奕訢親赴行宮受氣裝蒜，再趕返京師預為佈置，又派勝保馳往熱河保駕，方始三

奸得除，兩宮垂簾。照說慈禧對奕訴應該心存感激，合作到底，何況奕訴才氣英敏，勇於任事，但是他和慈禧一比又未免過於正道直行，所以慈禧和他越來越形交惡，鬧得非把他排開不可。

慈禧和奕訴的交惡，終至不能相容，從以下的幾件小事可以見其端倪：

一、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之初，恭親王奕訴每天入朝，肅立兩宮太后的御案之前，一談就是老大半天。每當內監奉茶，兩宮太后必定吩咐一聲：

「給六爺沏茶！」

有一天，召對的時間實在太久，奕訴在御案前又累又渴，順手就端起御案上的茶杯來喝，臨到嘴邊，方始聞到一股脂粉香味，這才猛然省悟他拿錯了慈禧的茶杯，慌忙放回御案。這種事即令在平民百姓人家，作寡嫂的也祇能伴為不知，着實不容點破。然而慈禧卻和慈安當眾哂笑起來，使小叔奕訴窘得無地自容。

關鍵在於：奕訴雖不曾為此懷恨或抱怨，但因禮法攸關，使他在慈安、慈禧跟前言行就不能不格外警惕慎重。久而久之，難免又使慈禧深憾他的道貌岸然，一板一眼，動輒就是公事公辦。

二、往後奕訴對慈禧的公事面孔是怎樣擺法的呢？舉例以明之，如果慈禧有旨意下，被奕訴認為不當不合，他便裝做沒聽見。慈禧倘若再不知趣，重提一遍，奕訴更毫不容情的抗聲答辯。常年累月，他這種態度當然會使慈禧受不了。

三、慈禧一向嚮往園苑遊宴之樂，初垂簾時還不敢提她想大興土木的事，修圓和園，頤和園

僅祇是她內心的秘密欲望而已，不過偶或難捺私欲的驅使，也不免會試探探奕訴的口氣。

於是她乃以皇宮之內小有殘破的三海為題，每當慈安和她親率光緒和恭親王奕訴經過那一帶時，她便投石問路般說一句：

「這兒也該修修了。」

奕訴明曉得她的心事，可是礙於此例不可開，他總是疾言厲色，特地提高聲浪答一聲：

「噎！」

從此便絕口不提下文，慈禧也不敢於再吭聲。

慈安終究是個老實人，她怕慈禧太下了台，便在一旁婉言排解的說：

「國庫空乏沒錢，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四、有一回慈禧派宮中內監送御賜食物給她的妹妹奕譔，送食盒的太監沒辦敬事房「照門」的手續，被宮門護軍依法攔着不讓出去，太監不服，雙方起了口角，繼之以大打出手。太監喫了虧，跑回去向慈禧哭訴，慈禧動了怒，她要保護軍營統領岳林拿下斬首。

奕訴據理力爭，他說護軍依法辦事，並無不合。慈禧猶仍餘愠未息的道：

「內監是奉我旨意送東西出去的，那岳林不問究竟，至少也是失察。」

恭訴當下就抗聲答道：

「即使岳林失察，罪祇不過交議，倒是開出事來的護軍可以斥革。」

慈禧便只好讓步，她退而求其次的說：

「就依六爺的說法，岳林不該處斬，那就給他廷杖的處分吧！」

說：「廷杖是前明的虐政，咱們可不能效法。」

慈禧實在忍無可忍了，新憾舊恨，她一道併起來大發牢騷的說：

「六爺，你事事都在違抗我。你這麼做，究竟是為了誰呀？」

奕訴卻傲然的一挺胸說：

「臣是宣宗（咸豐）第六子！」

慈禧着實被他激惱了，氣忿之下，急不擇言的便是高聲一喊：

「我革了你！」

於是恭親王奕訴立刻就施以反擊，他反唇相譏，回敬慈禧：

「革了臣的王爵，也革不了臣的皇子！」

這大概是慈禧平生罕有的一次，當眾語塞，大大吃癩，她瞠目不知所對，處置這一件小糾紛，當然還是依照奕訴的主意。祇不過，叔嫂倆積積不能相能，至此就算臨到盡頭了。

甲申之變斷然易樞

到了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慈安太后暴卒後的第三年初，慈禧下定決心要拿恭親王奕訴開刀了。其所以要擇這個時候，內外在的原因各有其二。內在原因是○雙方積怨已深，尤其慈禧對奕訴的「妄自尊大，目無君上。」已到須臾不可忍的地步。○當年十月初是慈禧的五十「萬壽」。倘若奕訴仍舊在其位，那慈禧的舖張和排場便就休想。外在的因素則為○法國侵略安南，

(三) 妃珍與禧慈

中法之戰和議不決，影響時局至為重大。○清廷舊派和新派間的傾軋越演越烈，尤其孫毓汶等亟欲利用醇親王取奕訢而代之，將全部新派人物一致排斥。

甲申之變是晚清政局的一大關鍵，南通狀元張季直（謇）曾經在他的自訂年譜裏說：

「自恭王去，醇王執政，孫毓汶擅權，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言，由是而有甲午（中日之戰中國敗而日本勝）之變。」

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而所謂甲申之變，也就是光緒十年三月，慈禧終將新派的奕訢等人逐出軍機，而以醇親王奕譞取而代之。甲申之變的正確日期應自光緒十年三月初八（陽曆月四三日）起算，一般都說是由於那天日講起居注左庶子宗室盛昱專疏劾樞臣恭親王等無狀所引起。其實則事先早就有所部署了。三月十三日慈禧那道罷退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工部尚書翁同龢的上諭，早在二月初即已由醇王府的一位幕客擬就，盛昱的疏劾諸軍機大臣，則由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之子張華奎，邀同張樹聲的坐京（各省督撫的駐京辦事處主任）福州狀元王仁堪、仁東兩兄弟前去力勸盛昱上摺子參張佩綸（時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恭王親信），盛昱因為和李鴻藻、張佩綸同為清流黨的中堅，拒不答應，可是他又禁不住一張二王苦磨，因而說道：

「張某所依恃的是諸軍機，參張佩綸還不如參軍機呢。軍機若被參倒，張某又何從施其計？」

於是才有三月初八的這參諸軍機一摺，掀起了一晚清政潮，甲申之變。張樹聲不滿張佩綸，是私怨，因為他署理直隸總督之初，早知清流黨人彈參權貴，朝發夕殞的厲害，他請張佩綸以幫辦名義當他的幕客，代為拉攏清流黨人。殊不知張佩綸答應了又翻悔，反倒由清流黨的陳寶琛糾舉張樹聲不該奏調文學侍從之臣張佩綸，使張樹聲為之大怒，決心非扳倒張佩綸不可。他派兒子和坐京力促盛昱出頭，盛昱不肯出賣朋友，為了敷衍搪塞，只好應允參張樹聲的後台諸軍機。在他以為從不曾有過一摺奏倒諸軍機的先例，參了也是白參。殊不料慈禧正在等待這個好機會，利用清流黨中堅份子盛昱，參掉有清流黨首領李鴻藻在內的諸軍機大臣。盛昱歪打正着，給他自己帶來徒使親痛仇快的深切悔恨，同時也蒙上了把清廷從腐化推送到滅亡的不忠惡名。

至於光緒的老子醇親王奕譞，更由於他愛兒捏在慈禧手裏的關係，尤其白白的擔上的一切的惡名。諸如：「他想以太上皇自居，乃從親哥哥手中奪來大權」，以及往後孫毓汶的種種劣迹，清廷的賄賂公行，政治風氣日益敗壞。慈禧的挪用海軍經費、不惜准許公開買賣鴉片，搜刮巨款興修頤和園，致使甲午之戰中國大敗，鴉片流毒如火如荼，一切的罪狀，都由他不得而已，「心甘情願」的頂在自己頭上，成為千秋萬世的罪人，由這一件大事，也可知慈禧手段的厲害。

三月十三日，恭親王奕訢被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勒令休政（以原官回家養老），李鴻藻、景廉也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

翁同龢呢，比較優待，他被「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照舊教光緒的書。恭親王的班底，五位軍機大臣在一日之間全部罷黜。

得了外快先修三海

恭親王下台，是否即以醇親王繼呢？並不。同日，慈禧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漢尚書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另外還有一位羣所矚目，炙手可熱的人物，他的級職要比上列四位新任軍機大臣差一等，但是他的背景之硬，無人可與倫比，是即為李連英的拜把兄弟，工部左侍郎，奉詔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的孫毓汶。

直到第二天，慈禧方又下詔：「軍機處遇有緊急要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

盛昱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他內心的悔恨，可以想見。因此他不顧一切，三月十四便再上一摺，企圖有所轉圜；力陳——

「……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出其右，與以沾染習氣，不能自振；李鴻藻昧於知人，關於料事，惟其愚忠不無可取。國步艱危，人才難得。若廷臣中尚有勝於該二臣者，奴才斷不敢妄行瀆奏。惟是以禮親王世鐸與恭親王較，以張之萬與李鴻藻較，則弗如遠甚。奴才前日劾章請嚴責成，而不敢輕言罷斥，實此之故。可否請旨恭親王與李鴻藻仍在軍機處行走，責令戴罪圖功，洗心滌慮。將從前過慮認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

即當立予誅戮，不止罷斥！」

可是，慈禧目的業已到達，這一摺着實悔之晚矣。往後張之洞曾有題盛昱詩集一詩，對盛昱真是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詩云：

「趙國文章驚北燕，西園記事珍珠船，不知有意還無意，遺集都無『奏』一篇！」

指的便是這一回事，對於盛昱，當然也在表現其內心的不齒與鄙夷。

三月十七，慈禧命貝勒奕劻代替恭親王的一項要職，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正式委以一國的外交重任。奕劻，便是往後集朝廷大權在於一身的慶親王，他才是奕訢的繼任人。因為，不久以後，盛昱極不甘心的又上一摺，指出醇親王身為皇帝的本生父，不應涉及朝廷的中樞機要。一下子，又把醇親王給拉下來了。

甲申之變，軍機易樞，在慈禧說來，真是躊躇滿志，得其所哉。頭一個，便是初入軍機的閣敬銘戶部尚書，又在竭力報效，儘「錢」巴結，他把各省所解繳的固本銀，全部解交內務府，作為太后的私用，供慈禧大肆揮霍。此外，清制戶部衙門每年冊報賬目，向來只報各項正款，正款以外諸如歷年查抄的款項、罰款暨變價款項則一律不在冊報之列。這筆錢專門用以彌補正款的虧欠，再撥一部份供作戶部衙門上上下下的沾潤。可是閣敬銘他一當軍機，便開始將所有的雜款一律冊報，這麼一來，使慈禧憑空得了七百多萬兩銀子的外快。錢是人的膽。何況一年七百多萬，三年就是兩千多萬兩，慈禧從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燬（咸豐十年，公元一八六〇）以後，即已念茲在茲，夢寐不忘的平生大願，修復世界四大建

築之一，西人艷稱「夏宮」，宏麗喬皇，馳名中外的圓明園，總算有望達成了。

幸虧有人向她建議，修復圓明園，至少得花三千萬兩。何不就萬壽山清漪園的舊址，另築一座頤和園呢？地點既大，距離清宮又近，而且築修費用，祇需一千多萬兩銀子。當時，慈禧欣然同意，可是又唯恐外侮方殷，民生凋疲，朝廷以鉅額款項圖此不急之務，難免受到輿論指責，直臣切諫。所以她很技巧的，煞費心機，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五月初九（陽曆六月二十一日）一天之內，先以上諭「現在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實籌辦善後，為久遠可恃之計」，命各省督撫「廣籌方略」，「大治水師」。復頒太后懿旨，略云：

「南北海應修工程，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奉宸苑（光緒）會同醇親王踏勘修飾，所有一切事宜，隨時查明具奏。」

老道神通大過皇帝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正月，三海工程次第完竣，這其間奉命籌款並主持工程的醇親王奕譞，為了工程費用真是羅掘俱空，焦頭爛額。幸有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竭力支持，多方設法，除了以海軍經軀供週轉之外，又代為交涉英國滙豐銀行，及法國銀行，巴黎富商提供二三十年還清的鉅額貸款。方便之門既已敞開，遂使慈禧的膽子越來越大，她彷彿財源有了着落，有恃而無恐，一會兒又要修圓明園，一會兒更要重建熱河行宮。唯有四出籌款，苦頭喫足的醇親王奕譞心裡明白事情那有如此簡單，但是他唯一所能致

力之處，祇不過稍稍壓抑一下慈禧的過份欲望。

他邀同慶親王奕劻在慈禧跟前婉轉陳詞，儘可能的避重就輕，說是三海工程既已竣功，不如先把萬壽山的頤和園修起來再說罷。於是二月初一（陽曆三月十三日），便以光緒的名義，昭告天下，說是自從同治以來，「我聖母」（慈禧）為天下憂勞，無所不至，「而萬幾餘暇，不克稍資頤養，撫衷循省，實覺寢饋難安。」所以經由光緒在慈禧的跟前：「懇懇再三，幸邀慈允。」如此這般，頤和園便成為舉國當年急務，非修不可了。其結果是，修頤和園的工款多出之於海軍經費，數額在三千萬兩以上，修理及維持費用則由土藥（鴉片）稅項下開銷，當時全國每年征收的土藥稅約為一百四十餘萬兩，除了戶部實收三十萬兩之外，其餘的統統撥歸了頤和園。

明目張膽的挪用國帑，修築了三海和頤和園，慈禧自己還要大量的斂財，以使她的私人財富，成幾何幾數的增加。在這一方面，她的得力助手是李蓮英、高峒元、和孫毓汶等人。

其中當然以孫毓汶為主要的人物，慈禧買賣鬻爵，營私納賄，所有的生意往來，都非得經由孫毓汶不可。就在光緒和瑾珍二妃由於宮中需索太苛，窮愁不堪，迫不得已的接了那一次江海關道魯伯陽的打點同時，也曾有白雲觀高老道的一位知己要好朋友，到白雲觀去和高峒元喝酒，高峒元便會公然的跟他「兜」生意，說是：

「昨兒個有人來打點，想得那個海關道，我還沒有答應他，你老哥其有意乎？」

那人登時就雙手直搖的說：「慢着慢着，如今朝廷正在各級官員頭上打

主意，海關缺肥，監司秩貴，我很巴望這兩個缺，就怕使盡混身氣力，儘量搜求，也不足以鑿足上頭。那我豈不是徒勞無功，太犯不着了嗎？」

皇帝偶一爲之賣個缺，得花那麼大的勁，到頭來不但惹起莫大的風波，連光緒和瑾珍二妃，一致的在慈禧跟前獲咎。反不如白雲觀裏的那名高老道，把天下美差肥缺都當成了他白雲觀裏待

價而估的貨色。僅此一端，就可以很明顯的指出，遜清未造，光緒親政，紫禁城裏究竟是誰在當家？誠所謂無巧不成書，就在珍妃賣缺，鬧得風風雨雨，被都中權貴傳爲笑談之際，居然發生了光緒召見新放四川鹽茶道玉銘，開從所未有之例，當殿考試。這位鹽茶道竟會連自己的名字都寫錯了，乃使光緒一怒之下，大發雷霆，立刻將他

斥退。偏偏這個缺是慈禧經由李蓮英所「發售」的，兩件買賣鬻爵的醜聞連在一起，蛛絲馬迹，難免啓人疑竇。於是慈禧中了李蓮英的挑撥離間之計，她雖威大發，如雷如霆，宮闈之爭，從而進於表面化，光緒和瑾、珍二妃，當然少不得要霉運當頭，重重受責，而且和慈禧之間的感情全盤破裂了。

(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在美國不景氣浪潮與日俱增，國人對於留美學人，學生、僑胞普遍寄予關懷緊念聲中，本期中外一連刊出兩篇極有份量，而且深具意義的好文章。在留美學人，同學中擁有崇高地位和無比親切的毛振翔神父，現身說法，縷述他自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以來，爲留美學人、同學所作的努力與奮鬥，將分爲兩次予以刊完。此外，則由旅歐青年，曾經旅遊美國各地，對於美國社會、經濟、文化情況，認識深刻，見解精闢的龍寶麒先生，爲我們特撰：「請聽我說，美國不是天堂！」龍寶麒先生是在對有志旅美者施予忠告，他剖析今日美國的真象，以免那些懷有過度奢想的國人會得大失所望，相信他所報導的，定能符合美國人面對現實，實事求是的固有觀念。

△張或弛先生自美國遠來助陣，使中外的「彩雲曲專輯」因之大放異采，他爲我們寫「洪狀元烟臺舊事」，將洪鈞和賽金花的一見鍾情，一段姻緣添注了神秘浪漫的色彩，波譎詭秘的氣氛。尤其他能使洪鈞和賽金花這兩個人物躍然紙上，呼之欲出。再加上國大代表、老作家劉家麟先生寫的「我所見到的賽金花」，將他前後兩次跟賽金花晤談的情形，生動翔實的和盤托出。賽金花死於民國二十二年，她交遊既廣，閱人尤多，當然她被人所「閱」的機會尤不在少，目今在海內外曾經一觀「賽」容者相信比比皆是，大有人在。如果還有一些暗

「賽」報導，能够反映她所存在的那一個時代和環境，構成社會史的一部份，像這樣的稿件中外仍然深表歡迎。

△盛文將軍爲中外雜誌特撰他在毛酋緹騎四出，嚴密封鎖之下，仍然從容衝出鐵幕的曲折驚險經過，這是在以鐵的事實，指證大陸人心思漢，暴政必亡。有血有淚的親身經歷報導，涵有着中華民族忠孝節義，正義戰勝強權的可歌可泣事蹟。「從黑暗到光明」，够得上是一篇極有力的反共作品。

喬家才先生提供了一篇趣味盎然，引人入勝的小品文章，但卻與社會經濟史密切有關。「三十年代當舖滄桑」，寫的是喬先生家中在山西開設當舖的經過，它顯示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在時局的轉變過程中，當局者的任何決定都將造成廣遠而深鉅的影響，同時也爲當代的任何人所無法迴免。

△王成聖先生的「辛亥開國臺胞抗日怒潮」，本期全文刊畢，他以「英雄美女革命姻緣」爲子題，掀起了此一轟動中外事件高潮中的高潮。羅福星的革命情侶張佑當年就住在臺北，她所表現的愛國精神，大無畏的勇氣，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故事發展的緊張刺激，在王成聖先生的筆下有如電影般不斷予人強烈的感受。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姑息主義陰魂不散，又在美國大陸投下了巨大的陰影，我們特請黃震白將軍撰寫：「麥帥仁川登陸前後」，讓我們看一看美國是否終能記得住歷史上的慘痛教訓，而莫再重蹈覆轍，給自由世界與美國本身帶來更大的災害，徒使親痛而仇快！